

龙泉官窑青瓷鉴赏

LONGQUAN GUANYAO QINGCI JIANSHANG

石少华◎著

CM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龙泉官窑青瓷鉴赏

石少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泉官窑青瓷鉴赏 / 石少华著.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3

(中国瓷器收藏鉴赏文库)

ISBN 978-7-5356-8007-5

I. ①龙… II. ①石… III. ①官窑—青瓷(考古)—鉴赏—龙泉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324号

龙泉官窑青瓷鉴赏

LONGQUAN GUANYAO QINGCI JIANSHANG

出版人 李小山

编 著 石少华

责任编辑 李 坚 杜作波

图片摄影 石少华 吴碧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装帧设计 天宇工作室 (QQ: 228424497)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22.5

书 号 ISBN 978-7-5356-8007-5

定 价 36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电话: 0731-8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216252

自序

古往今来，龙泉窑雄踞于中国古代青瓷之巅，它既为后人创烧了无与伦比的青瓷遗产，又留下了尘封千年的谜题：这就是古籍文献所记载的黑胎青釉的“哥窑”是否存在及其所在何地，宋代是否存在龙泉官窑？

哥窑是目前唯一没有正式确定窑址的宋代名窑。近现代以来，虽然关于龙泉哥窑、传世哥窑和龙泉官窑的考古与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着诸多悬疑问题和各种观点说法，莫衷一是。2012年11月8—9日在浙江省龙泉市召开的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论证会上，被誉为“五大名窑”中争议最多的哥窑终于有了新定位：依据近年来对龙泉黑胎青瓷的考古发掘成果，经20余位国内外古陶瓷专家论证后认为，古代文献记载的哥窑就在浙江龙泉，并认定龙泉哥窑是具备为官方烧造瓷器属性的窑口。这无疑是龙泉窑考古与研究的重大进展，令人鼓舞并且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宋代哥窑青瓷研究和收藏的热潮。欣喜之余，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和追寻：被称为龙泉哥窑的黑胎青瓷产在哪里？传世的龙泉黑胎瓷器现在何处？现实的回答却是严酷和迷乱的：传世的龙泉黑胎瓷器被定为“龙泉仿官”者有之，被定为“传世哥窑”者有之，被定为“宋代官窑”者有之，被定为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者有之……要澄清这些问题，人们期望文博界和收藏界对龙泉哥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深化，彻底走出误区，理出比较清晰一致的思路，进而对宋代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作出更为准确的定性和定位。

我以为，龙泉官窑问题与龙泉哥窑问题具有密切关系，龙泉哥窑问题只是搞清楚宋代龙泉黑胎青瓷真实面目的一个引子和局部，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宋代哥窑产品有其自身的特征，但不是所有的宋代龙泉黑胎青瓷均可定为哥窑产品。令人不得其解并极为巧合的是，目前考古发掘认定的生产哥窑瓷器的宋代龙泉窑场，还同时生产高质量的白胎厚釉瓷器。这就是说，

宋代龙泉窑场存在着同时生产黑胎和白胎两种高级青瓷的奇特现象，这不是只搞清楚哥窑就能够诠释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更高层面、更广范围上去研究、搞清楚是否存在宋代龙泉官窑的大命题。

或许有人以为，是否存在宋代龙泉官窑不是收藏家需要关注并能够搞清楚的问题，那是考古专家的事情。我认为，龙泉哥窑暨龙泉官窑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民窑”与“官窑”之争的问题，而是既涉及确定生产龙泉黑胎和白胎两种高级青瓷的窑口性质的问题，还涉及宋代龙泉高级青瓷所蕴含的时代内涵、艺术特质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问题。因此，对宋代龙泉黑胎青瓷的研究，不应仅以发现或确定“宋代哥窑在龙泉”就浅尝辄止，而应以此为突破点深入探索，继而搞清楚宋代烧造龙泉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种高级青瓷的窑口即为龙泉官窑。

我在《龙泉青瓷赏析》一书中，曾以数万字的专章对龙泉黑胎青瓷乃至龙泉官窑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也包括了对龙泉哥窑的初步研究和看法。其后的10余年，我一直关注并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曾多次到龙泉窑址进行深入考察并多方求证，还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破解龙泉黑胎青瓷是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的谜题，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知。作为宋代青瓷艺术文化传承之作的《龙泉官窑青瓷鉴赏》十年磨一剑，现予专题结集，再飨同好。



2017年5月

目录



第一章

龙泉官窑概述

第一节 古籍文献的哥窑记载·····	2
第二节 近现代的哥窑传说·····	4
第三节 龙泉官窑的概念·····	6
一、研究龙泉官窑的重要性·····	6
二、龙泉官窑的定义·····	9
三、龙泉官窑的特征·····	16
四、龙泉官窑的设置方式·····	23
第四节 龙泉官窑的发展脉络·····	24
一、设置龙泉官窑的历史背景·····	24
二、宋代瓷业官窑体制·····	26



三、龙泉官窑窑场的建造和分布·····	29
四、龙泉官窑的发展分期·····	66
五、龙泉官窑的发现与发掘·····	117
六、“明代龙泉官窑”对于确认宋代 龙泉官窑的特殊意义·····	118
七、龙泉官窑与乌泥窑·····	120
第五节 龙泉官窑的产品·····	120

第二章

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

第一节 龙泉哥窑的概念·····	126
一、龙泉哥窑的定义·····	126
二、龙泉哥窑产品的特征·····	129
第二节 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关系·····	148
一、龙泉哥窑是龙泉官窑的重要组成 部分·····	149
二、龙泉哥窑青瓷是龙泉官窑生产的 特殊品种·····	149
三、龙泉哥窑是古籍文献记载的 宋代哥窑·····	151
四、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同为官窑··	151
五、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的设置时序··	152
六、初步结论·····	152



第三章

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

- 一、传世哥窑的由来 156
- 二、传世哥窑产品的特征 159
- 三、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产品的
异同 160

第四章

龙泉官窑与南宋官窑

- 一、两者同宗同源和同为官窑 164
- 二、龙泉官窑引领南宋官窑 165
- 三、两者品种产量相互补充 166
- 四、两者交相并存 166

第五章

龙泉黑胎青瓷之美

- 一、制瓷工艺之精 168
- 二、器物形制之美 183
- 三、釉质釉色纹片之美 274
- 四、器物装饰之美 318
- 五、龙泉黑胎青瓷的人文之美 339



第六章

龙泉官窑瓷器鉴别

- 一、辨形制 344
- 二、辨胎质 345
- 三、辨釉质 346
- 四、辨釉面 347
- 五、辨工艺 348
- 六、辨老化程度 349
- 七、辨窑场 350
- 八、辨年代 351
- 九、辨神韵 351
- 十、辨作伪痕迹 352

后 记 / 353

参考文献 / 354





第一章

龙泉官窑概述



研究宋代“龙泉官窑”的一个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要科学、准确地界定宋代“龙泉哥窑”与“龙泉官窑”的原貌及其相互关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脉传承、相辅相成的联系，故而不可割舍、不可偏废。

龙泉窑自三国两晋时期开始烧造青瓷。龙泉市庆元县发现的唐代黄坛窑是现在能够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龙泉窑遗址之一，被称为龙泉窑的鼻祖。宋代是龙泉窑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久负盛名的宋代五大名窑的“哥窑”就出自龙泉。

关于宋代哥窑的争论，既有关于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争论，也有关于现存馆藏的“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的青瓷何为“正宗”宋代哥窑青瓷的争论。若要搞清楚宋代哥窑的问题，只有通过回顾、研究和确定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记叙及各种观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龙泉哥窑的概念、窑口属性、设窑情况、产品特征和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归纳，并将龙泉哥窑置于龙泉官窑乃至宋代瓷业官窑制度的大范畴、大背景之中全面地鉴别认定、厘清关系，才能还原宋代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的历史真貌。

第一节 古籍文献的哥窑记载

龙泉哥窑的创烧和发展与两宋官窑、龙泉官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它是对北宋汝官窑、北宋官窑、北宋钧官窑的继承和发展，并对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的建立和烧造具有重要影响。关于龙泉哥窑与弟窑，古籍文献早已记载，龙泉当地也久有传说，这些文献资料虽无确凿证据可考，却也可以看出龙泉哥窑历史沿革的蛛丝马迹。

关于龙泉哥窑记载的传世文献史料有两类：一类是龙泉哥窑“名窑说”，主要见于《静斋至正直记》《格古要论》《遵生八笺》《春风堂随笔》《唐氏肆考》等；另一类是龙泉哥窑“仿官说”，主要见于《浙江通志》《七修类稿》等。

古籍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载，年代最早的是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的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乙未冬（1355），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今在庆元（宋代属龙泉管辖）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这里将“哥哥洞窑者一香鼎”所比对的“古官窑”“旧窑”应当是指南宋官窑，但并没有具体指明是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还是龙泉哥窑或龙泉官窑。在这个意义上说，孔齐所说的“哥哥洞窑者一香鼎”应是元代仿烧南宋官窑的产品。从后来史料记载和龙泉哥窑考古发掘物证及特征看，“古官窑”“旧窑”极有可能是指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

最早见有确切的“哥窑”窑名的，是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的曹昭《格古要论》“哥窑”条所载：“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这就把创烧哥窑的年代推向元代以前、直指南宋。王佐在明天顺三年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中将“哥窑”改为“哥哥窑”，或是因沿用口语习惯或笔误所致，或是另有所指。

第一次将“哥窑”列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是明吕震等编纂的《宣德鼎彝谱》。据记载，明宣德三年（1428），从“内府收藏柴、汝、官、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得二十有九种。”明人又在《五杂俎》卷十二中对《宣德鼎彝谱》所称的六大名窑加以区分：“柴窑（五代）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故而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哥窑位列其中。应当明确，上述明代文献中所称的与其他名窑并列的“哥窑”，是一

个窑口的概念，而不是某个具体窑场的概念，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成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的陆深《春风堂随笔》，第一次描述了哥窑瓷器的特征：“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处州之龙泉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这里所说的“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应指哥窑青瓷纹片的颜色和纹理特征。

明嘉靖四十年（1561）胡宗宪、薛应旗编修的《浙江通志》，对此又做了进一步记叙：

“（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今大窑），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于琉田窑造青瓷，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

杭州人郎瑛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七修类稿》续稿卷六事物类中，对哥窑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龙泉市，后同）。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唯土脉细薄，油（釉）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章窑’，闻国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值得注意的是，陆深的《春风堂随笔》、胡宗宪等编修的《浙江通志》和郎瑛的《七修类稿》等文献关于以章氏兄弟各主一窑为由而命名“哥窑”与“弟窑”之说，本意是指章氏兄弟分别主持不同窑场的概念，而不是两个独立窑口的概念。古人称“哥窑”与“弟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将章氏兄弟所烧的不同产品分别以“哥窑”“弟窑”冠名，因此窑名也是其两窑产品的代称。譬如，郎瑛所说的“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说明章氏兄弟两人所烧青瓷均有铁足，而铁足又是龙泉黑胎青瓷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见，古籍相关记载所认定的概念与今人将“哥窑”“弟窑”分作不同窑口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今人所说的“窑口”，是指古陶瓷的主要产地，即包括以名窑为代表的生产某一类陶瓷的多座窑场的总称。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是一个窑口的定性概念，而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窑场的定量概念。据此而论，如以龙泉窑作为一个窑口的概念，那么将“哥窑”与“弟窑”定义为章氏兄弟各自主烧的不同窑场的概念，似更合乎逻辑。现代有人将“龙泉哥窑”当作一个独立窑口的概念来解释，是对古籍文献及古人所称“哥窑”的一种误读。

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的高濂《遵生八笺》中将古官窑与哥窑做了比较：“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螭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这里高濂是将宋代哥窑作为南宋官窑（修内司官窑）的先导而言的，至少说明了存在着哥窑在先、官窑在后以及哥窑引领官窑的可能性。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记载：“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足。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近唯处之龙泉盛行，然亦唯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製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糙，火气外凝，殊运清赏。”

明崇祯十年（1637）成书的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宋元时，龙泉琉华山下，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者即此。”

明张谦德《瓶花谱》云：“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瓷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明张岱《龙泉窑器铭》中，对龙泉窑鱼耳炉铭曰：“风冷吴江，秋水登碧。其口念念，其耳滋滋，谓有鱼焉，呼之欲出”；哥窑印池铭曰：“尔蕴叔收藏印池，纵二寸，横半寸，处州色，而纹片疏爽。观其纹片，自不能贱。”

清朱琰《陶说》云：“宋哥窑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生一、生二兄弟于龙泉之窑，各主其一，生一以兄故，其所陶者曰哥窑。生二所陶者，乃龙泉之旧，曰龙泉窑。”此书再云：“柴窑之

外，定汝官哥，皆宋瓷也。流转至今，唯哥窑质重耐藏，稍易得，完汝难于完璧。”此书又云：“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哥争艳。”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曰：“古宋龙泉窑器，温州土细质厚，色若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哥窑多断纹，名百圾碎，更见重于世。……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皆今世甚宝贵者，然亦在龙泉章窑之下。”

有些古籍文献虽未明确记载龙泉哥窑，却指明了宋代龙泉窑生产贡瓷的史实。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云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宋庄季裕（字綽，生卒年不详）在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的《鸡肋编》中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其中所说的“豫章”就在龙泉溪口一带，表明了宋代龙泉溪口窑烧造贡瓷的情况。

不难看出，关于龙泉哥窑记载的文献史料超过了历史上许多名窑。当今古陶瓷学者、专家对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看法不尽相同，既很正常，也在所难免。虽然关于龙泉哥窑的著述史料尚不尽翔实、不够一致或不太准确且难以考证，但是毕竟为今人留下了研究、追寻龙泉哥窑的重要线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绝大多数古陶瓷学者、专家对文献史料关于“哥窑”的记载均指向“龙泉哥窑”的说法是普遍认同的，只是在“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的关系以及谁是史料所称的“哥窑”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使得龙泉哥窑问题复杂化了。

今人对上述古代文献史料既应予以重视，不可不信也不可偏信，应当循名责实，切不可坐而论道、主观臆断。笔者以为，有两个问题应予重视和解决：一是关于宋代五大名窑的古代文献记载多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说明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相对可靠的。今人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考证、去伪存真，不宜片面、武断地加以否定或妄加质疑。二是对文献史料真伪的验证，应当通过考古发掘、实物例证和辩证分析来加以比对、确认，不应陷入脱离实际、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而长期搁置。考古实践和认识深化是验证文献史料的有效途径，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获得的龙泉哥窑考古发掘成果，尤其是2012年龙泉哥窑论证会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已经甚至颠覆了一些曾经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龙泉哥窑问题的研究和考证开始走出误区，越来越接近历史原貌。

对龙泉哥窑问题的研究和鉴赏，不应仅以馆藏品为依据或标准器而抱残守缺，因为现有的馆藏量十分稀少且人们对其认知肤浅。要弥补馆藏品的不足，对于民间的宋代龙泉哥窑器物和本标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有些民间收藏品在器形、数量和完好程度等方面均超过了馆藏品、出土品。毋庸置疑，对龙泉哥窑的传说和认识是始于民间的，民间收藏和研究成果不可小觑。远从陈万里先生关于龙泉哥窑的考古记载，近至民间收藏的珍贵实物标本中，均可得以证实。文博界对此不应一味否定和排斥，体制内古陶瓷专家需要走出深宅大院和博物馆，深入到窑址和民间去求得真品实物和真知灼见，近年来这样的体制内专家日渐增多。研究龙泉哥窑问题的最佳路径，应是考古院所、文博单位的专业研究与民间收藏有机结合，解放思想、突破禁锢，注重实践、优势互补，求同存异、形成共识。

第二节 近现代的哥窑传说

除了古籍文献的记载之外，近现代多有关于龙泉哥窑及龙泉官窑的记叙，也很有价值。民国刘大杰的《宋人散记》记载：“章村根，……是宋代瓷器集大成者，……汝窑创始人，其作品主要供

给皇室和儒、道、佛志士，……两子各撑一方瓷窑。”

当代作家叶放在《大窑寻梦》中认为：“大窑人公认的制瓷先师章有福（另作章村根）来自河南汝州府，两个儿子章生一和章生二生在大窑，长大后，生一主持‘哥窑’，生二主持‘弟窑’。”作家高松年在《大窑怀想》中写道，在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被龙泉青瓷同仁供奉的青瓷祖师爷——制瓷艺人章村根。根据龙泉当地传说，北宋末年为避战乱，汝州制瓷艺人章村根带着汝瓷秘方，举家迁到了龙泉城南疏华山下的大窑村。章村根精于烧造青瓷，他看到大窑周边制瓷资源丰富，大窑、金村、溪口一带有许多大小瓷窑，便决定在此地大展瓷艺。章村根首先对瓷釉的配方进行改革，发明了石灰碱釉。其次，他又对胎土配方进行了改革，在瓷土中加入了紫金土、加重了胎色，可以烧出黑胎、灰胎瓷品。龙泉黑胎青瓷在造型、胎釉、纹片和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均与南宋官窑相似。章村根进行的青瓷改革，与当时南宋王朝的御用需要有密切的关联。后来，章村根又将他制瓷秘方传给了两个儿子。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哥窑的产品，还是弟窑的产品，都可以看到它们与汝窑以及越窑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和继承关系。

近20年来，笔者多次去龙泉考察，接触了许多当地的收藏家、古董店主、仿古青瓷作坊主和文博专家、窑址保护者。他们大都对关于龙泉官窑即龙泉哥窑的传说持肯定或确信的态度，不认为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更不屑文博界及体制内专家的各种说法和争论。他们认定本乡本土的世代传说和龙泉窑址出土的实物标本，现在仍将黑胎青瓷、白胎青瓷分别称之为“哥窑”“弟窑”。龙泉人所说的“哥窑”“弟窑”，是指龙泉官窑窑口所属的生产黑胎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的不同窑场和不同产品。

记得笔者第一次考察龙泉大窑吞底古窑址时，就曾在山坡荒草中看见一条宽约2尺左右、用细密青砖立砌而成的、时断时续通往窑场的小路，当地农民把这条路叫“官作路”。“官作”指的就是“官窑”或“官场”，而在“官作路”上使用的青砖是杭州人俗称的“香糕砖”。据考古发现证实，南宋时期使用“香糕砖”的仅见于杭州的宫廷、衙府、御街以及老虎洞官窑作坊等地面上。老虎洞官窑和龙泉大窑的瓷器作坊地面上都使用了这种“御用地砖”，可见龙泉大窑部分窑场的等级之高，足与杭州官窑比肩。沿着“官作路”顺坡而上，只见山坡上橘树青青，红土地上堆积着大量的废弃匣钵和瓷片，令人颇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据前来陪同的龙泉青瓷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出土过南宋时期烧造的白胎、黑胎瓷器标本，其质量非常高。

另据刘涛先生记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青瓷专家蔡和璧女士在朱伯谦先生陪同下，考察了大窑和溪口等窑址。当她看到出土的黑胎瓷片与南宋官窑产品几无二致时，不禁惊呼“郊坛下”，惊叹“天下大乱了”！可见，见多识广的古陶瓷专家对此也是叹为观止、难分伯仲。

古往今来，在龙泉的高际头村、大梅村、大梅口村皆有供奉章氏兄弟的社殿，俗称“三王祖殿”。“三王祖殿”供奉的三座塑像，中间一座身着官服、头戴宋代官帽的塑像被当地窑工、农民世代称为“南宋丞相”，两边的塑像是章氏兄弟，即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当地的民间传说，至少说明了一种可能，就是那位被称为“南宋丞相”的人物可能是龙泉出身、身居高位的南宋参知政事何澹或是南宋丞相汤思退，可见龙泉窑具有鲜为人知的官僚和官窑背景，章氏兄弟应当就是龙泉官窑的掌窑名师。

纵览古代文献资料和近现代关于龙泉官窑及龙泉哥窑的种种记载和传说，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当今文博界、古陶瓷界和收藏界在质疑史料与传说的真实性和龙泉官窑即龙泉哥窑是否存在的众说纷纭之中，是否认真思考过古人和当今龙泉人为什么要“编造故事”，是否有必要“编造故事”？换言之，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原本简单的、清楚的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混沌化了。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简单与复杂、清楚与混沌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思路清晰、正确，将历史问题搞清楚了就不再复杂混沌，搞不清楚或误入歧途就会复杂混沌。

或许，有关龙泉官窑即龙泉哥窑的记载和传说，原本就是一个简单清晰的历史事实，后来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人为的误导，才成了被后代、后人编造演绎的“故事”，而将真相淹没于扑朔迷离的云雾中。其实，认真回顾并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明人将哥窑列入五大名窑的描述，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窑口来认定的。当今有些人对关于章氏兄弟各主一窑的描述，却是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来看待的，这在认知上与古人存在着误差。窑口不等于窑场，一个窑口可以有多个窑场，窑口与窑场不能混淆。把“哥窑”“弟窑”当作是两个窑口，难以自圆其说。古人看法的本意，应当是由章氏兄弟两位能工巧匠分别主持不同的窑场，分别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种高级青瓷，而这些窑场则统属于同一个官窑窑口即龙泉官窑，而龙泉官窑则涵盖了龙泉哥窑。今人的使命就是拨云见日、正本清源，走出对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问题研究和认定的误区。

第三节 龙泉官窑的概念

关于龙泉官窑涵盖龙泉哥窑的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龙泉窑考古研究和龙泉青瓷收藏的方向、路径、范围和认识深度的问题，还是关系到深度发掘和传承弘扬古代龙泉青瓷文化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陈万里先生说，中国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龙泉官窑问题，是研究我国南宋时期浙江青瓷官窑体系的重要节点和开门钥匙。搞清楚这个窑口的存在与否，与龙泉哥窑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与龙泉哥窑和传世哥窑、杭州官窑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与整个宋代瓷业官窑体制的研究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之间绝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当从总体上、全局上去系统地研究揭示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应当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如果就事论事、主观臆断，则只能陷于对某些个别问题或局部问题的困扰和纷争，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

起初，笔者也曾认为研究宋代哥窑乃至龙泉哥窑问题，应当主要集中在龙泉黑胎青瓷的窑口属性的认定上。但是随着近年来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笔者发现按照这种狭窄的思路和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不能搞清楚上述问题的。无数事实证明，凡是孤立、片面、武断地认定龙泉黑胎青瓷的窑口属性者，几乎都误入了以偏概全、主观片面的“龙泉仿官”死胡同。

笔者期待文博界在已有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实现新的突破。对龙泉官窑即龙泉哥窑的考古发掘实践及学术研究，需要从局部到全局、从个别到一般，不宜急于求成，不宜顾及“颜面”。要实现新的突破，应当调整思路、开阔视野，跳出狭隘的、单一的“龙泉哥窑”的圈子，全面、科学、辩证地对龙泉官窑即龙泉哥窑问题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论证。

本书所称的龙泉官窑特指宋代创设的龙泉官窑，它包含了龙泉官窑的定义、特征、产品及与龙泉哥窑、南宋官窑的关系等内容。本节主要对龙泉官窑的定义、特征等问题进行论证，而对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龙泉官窑与杭州官窑的关系等问题另作别论。

一、研究龙泉官窑的重要性

我国青瓷考古泰斗朱伯谦先生既是“龙泉仿官说”的立论者，又是“龙泉官窑说”的推论者。

在《龙泉青瓷简史》一书中，朱伯谦先生认为：“南宋龙泉窑中的哥、弟窑之说纯属传闻，黑胎青瓷是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的产品。……在龙泉窑中，至今还没有找到黑胎青瓷发生和成长过程的迹象，也就是说在龙泉窑中没有发现它的渊源关系。因此，黑胎青瓷在生产工艺上是受了南宋官窑的影响，是龙泉仿官的产品或龙泉官窑的产品。”朱先生又说：“在以往的陶瓷书中，都说龙泉窑是民窑。毫无疑问在龙泉、庆元各地的瓷场中，有许多民营瓷窑，他们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外是家庭手工业生产、几家合烧或手工业主雇工生产等方式。但是，在大窑这个龙泉青瓷生产最精美最集中的产区，就不能排除设立官窑或派官监制等官营瓷窑的可能。南宋时，宋王朝虽在杭州设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但规模不大。而且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兼用龙泉等名窑的瓷器，杭州市南宋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大量白胎厚釉龙泉青瓷的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了保证皇室、官僚和豪富阶层的大量用瓷的需要，在龙泉大窑、溪口瓦窑垟设立官窑是可能的。因此这些瓷窑从产品的品种、造型设计和制作工艺都与前期有很大的区别，而与同时期的官窑相同，是对官窑的全盘的模仿。”为了论证南宋在龙泉设置官窑的可能性，朱先生进一步做了类比：“明代龙泉窑青瓷质量下降，尚且被朝廷看中，派官监制；那么，南宋晚期就更有可能的了，……在大窑、溪口有官窑或官搭民烧的瓷场是很可能的，它们同时烧造白胎厚釉和黑胎厚釉两种青瓷。”

但令人失望的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古陶瓷界和收藏家都记住并极力传播了朱先生的前一种观点，却视而不见甚至忽略了后一种观点。笔者以为，朱先生之所以提出了似乎相互矛盾的两个观点，似乎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绝境，主要是因为他的考古实践和认识领域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缺少可靠的、第一手的考古证据材料。譬如，鉴于当时考古没有发现龙泉窑采用支烧工艺的支钉和实物标本，所以朱先生说龙泉窑没有采用支烧工艺，后来其他专家也随声附和地说龙泉窑瓷器没有带支钉的。在笔者与朱先生10多年的交往中，切身领悟到当年他之所以说龙泉仿官，主要是碍于没有确凿的窑址、标本为证而不能认定龙泉官窑；他之所以说龙泉可能设有官窑，是认为龙泉黑胎青瓷的形制、工艺和质量完全可与杭州官窑青瓷相媲美，一般民窑是烧不出来这样高级的青瓷的。他出发于可能存在“龙泉官窑”的起点，却止步于“龙泉仿官”的终点。朱先生的观点，即为龙泉可能设置官窑提出了线索，又为龙泉官窑的探索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龙泉仿官”。这一点从他晚年出具的诸多鉴定证书上所定器物均是“龙泉仿官”可为佐证，他从未正式认定过任何一件“龙泉官窑”瓷器。故而，朱先生最终没有走出“龙泉仿官”的窠臼。

记得笔者2007年3月23日亲赴杭州朱伯谦先生家里敬赠《龙泉青瓷赏析》一书时，他颇有感慨地说：“你在书中用了几万字专章论证龙泉官窑和黑胎青瓷的问题，很有创见，我很赞同。”朱先生随即在笔者带去的《龙泉青瓷赏析》扉页上，亲笔写道：“石先生编的《龙泉青瓷赏析》是研究龙泉窑的珍贵资料。”

（图1）朱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谨言慎行。这是他第一次对国内外



石少华

研究生学历，中国煤矿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作者长期从事古代龙泉青瓷的研究，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标本，对龙泉青瓷的研究和鉴赏有比较深厚的造诣。

石先生编的
《龙泉青瓷赏析》
是研究龙泉窑的
珍贵资料。

朱伯谦
2007年3月

2007 3 23

图1 作者与朱伯谦先生合影

公开出版的龙泉青瓷专著做出如此评价，令笔者倍受鞭策。当时笔者暗下决心，有生之年定要为破解龙泉官窑之谜不懈努力。此后，朱先生曾几次表示愿与笔者同去龙泉古窑址考察，笔者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岁月如梭，阴错阳差，如今朱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笔者的期待已成为永生的遗憾，他所留下的“龙泉官窑说”的推论也只能由后人来证实了。

有一位对南宋龙泉官窑问题造诣深厚、卓有见地的体制内专家，是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刚先生。浙江省博物馆是国内外第一个将生产龙泉黑胎青瓷的窑口命名为“龙泉官窑”的原产地省级博物馆。李刚先生是认定并主张“南宋官窑多样性”的，不同意南宋时期只有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座官窑的观点。他早在1999年发表于《南方文物》上的《南宋官窑断想》一文中，对杭州卷烟厂出土的黑胎瓷、南宋黑胎瓷极品、仿官诸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李刚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卷烟厂建筑工地发现的官窑瓷片出土于距地表5米深之处，数量很多，质地亦颇精良。据观察，官窑瓷片均为黑灰色胎，釉层丰富，断面大多可见明显的分层现象，其特征与郊坛下官窑的厚釉瓷相同。各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堆积宫中生活垃圾的遗址，其年代大约为南宋后期。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从《中兴礼书》和《坦斋笔衡》等书的记载看，南宋时为朝廷烧制瓷器的窑口有余杭官窑、平江官窑、内窑、郊坛下官窑、龙泉官窑、续窑、乌泥窑等，虽然平江官窑、内窑、续窑、乌泥窑等窑址尚未发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南宋后期的官窑青瓷均有黑胎厚釉的特点，所以，杭州卷烟厂出土的黑胎瓷中是否有除了郊坛下官窑以外的其他官窑的产品就很值得注意了。由此可见，鉴别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黑胎瓷的窑口，应是南宋官窑研究中一个甚为重要的方面。余杭官窑是宋室南迁后最早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口，产品的外观特征与汝窑瓷器比较接近，有些灰胎乳浊青釉青瓷的釉层是不开片的。龙泉官窑分布在大窑、溪口等地，产品质量以大窑为最，我在大窑考察时，曾不止一次地看到黑胎厚釉瓷片，其釉层丰腴而无片纹，足可与郊坛下官窑的厚釉瓷媲美。这些州府一级的官窑遗存的厚釉瓷残件，可作为宋代官窑瓷器“无纹者尤好”这一审美标准的重要物证。

李刚先生认为，龙泉窑是在越窑衰落后发展壮大的青瓷窑口，至南宋定都临安时，它已是全国青瓷生产的中心，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宫廷用瓷的生产基地之一。尽管龙泉窑从何时开始为朝廷烧瓷及早期所烧的宫廷用瓷的面貌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出产黑胎瓷的大窑、溪口窑址的官窑属性是毋庸置疑的。南宋灭亡后，因服务对象的消失，龙泉窑黑胎瓷生产便骤然萎缩，然龙泉窑总体上毕竟属于民窑体系，故黑胎瓷的烧制还是凭“惯性”延续了一段时间。出土资料表明，元代龙泉窑黑胎瓷并没有刻意仿官，而是与白胎厚釉瓷一样展示着元代的时代风采，这是元代龙泉窑黑胎瓷与哥哥洞窑产品截然不同之处。

他认为，南宋官窑瓷器的多样性，决定了南宋官窑问题的复杂性。而元至清代对官窑瓷器的仿制及文人雅士的臆测附会，使本来就已诡异繁难的事物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不过，对当今致力于探索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每一个新发现总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于是使整个研究向着撩起南宋官窑神秘面纱的目标挪进。《中兴礼书》有关史料的披露，使人看清了在朝廷直辖的官窑设立之前，南宋宫廷用瓷均取自于州府一级的官窑，那个一向被世人认定的“修内司官窑”纯属捏造，当时都城里的这座内窑其实是由临安府掌烧的。时至今日，已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海内外收藏的所谓南宋官窑完整器中，真正属于南宋官窑的寥寥无几，大部分为南宋以后的仿制品，其中包括明清景德镇官窑所仿的黑胎瓷。在诸位古陶瓷专家中，李刚先生的观点更接近宋代瓷业官窑体制。

有人认为，龙泉哥窑只是“昙花一现”，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孤立的青瓷窑口，没有来龙去脉。这种观点只能说明人们对龙泉哥窑即龙泉官窑尚缺乏全面、完整、深刻的认知。任何事物的诞生、发展和消亡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宋代名窑一样，龙泉哥窑也不会偶然地、孤立地存在，也一定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背景和历程。笔者始终认为，在认定龙泉哥窑的同时，还应重视并解决另一

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传世和出土的那些形制古朴、工艺考究的白胎厚釉高级龙泉青瓷为何物，其生产窑口是否为官窑属性？为什么在发现黑胎青瓷的窑场同时还发现了白胎厚釉高级青瓷，两者是何关系？是否应当从龙泉官窑这个总体概念上来认识和揭示龙泉哥窑问题？这些多年来令笔者百思难得其解的问题，始终萦绕于心。

不可否认，龙泉白胎厚釉青瓷是在两宋名窑中别具一格的高级瓷器，其青翠华滋之美是龙泉哥窑包括南宋官窑在内的各种黑胎青瓷所不能媲美的。朱伯谦先生生前对笔者说，从窑址发掘来看，南宋时期龙泉大窑可能设有官窑。当时匠师们调整了胎釉配方，创烧了白胎厚釉青瓷，如翡如玉，深受宫廷和官僚的喜爱。这种白胎厚釉的祭器、礼器和陈设器残片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南宋六陵墓地均有批量出土，可见其地位独尊、至高无上，显然是专为宫廷和官府烧制的。

笔者认为，这些白胎厚釉瓷器毫无疑问是宋代青瓷的杰作，其地位和价值不亚于龙泉哥窑、南宋官窑所生产的黑胎厚釉青瓷。白胎厚釉青瓷必定出自龙泉官窑而且是其创烧的一个重要新品种，在南宋晚期尤为宫廷青睐。从总体上看，龙泉黑胎青瓷乃至龙泉哥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只是龙泉官窑大命题的一个方面，它不能完全说明和解决龙泉白胎厚釉青瓷的窑口及其属性的问题。只关注龙泉哥窑而忽视龙泉官窑，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不能完全局限于研究古代文献所说的龙泉哥窑问题，还要延伸研究比龙泉哥窑问题更高深的龙泉官窑问题。笔者之所以将龙泉哥窑问题置于龙泉官窑的广度和高度上来认识和研究，绝非突发奇想也不是生拉硬扯，而是因为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一个重大问题的两个侧面，必须进行整体的综合考察与全面研究，不能顾此失彼。

二、龙泉官窑的定义

笔者认为，龙泉官窑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龙泉官窑是一个涵盖龙泉哥窑的大概念，狭义的龙泉官窑与龙泉哥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小概念。

（一）广义的龙泉官窑

广义的龙泉官窑，泛指宋代由宫廷或州府在龙泉境内设置、督造的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高级御用瓷器的所有窑场的总称。在这个概念下的龙泉哥窑及其生产的黑胎厚釉产品，只是广义的龙泉官窑及主要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凡是南宋时期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高级御用瓷器的龙泉窑场，均属于龙泉官窑的范畴。如果不从这个总概念、大范畴出发去认识龙泉高级青瓷的发展脉络，那么虽有可能认定龙泉黑胎青瓷是南宋“龙泉哥窑”或是“宋代哥窑”，也有可能认定南宋“龙泉哥窑”为官窑性质，但仍将无法区分同时烧造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瓷器（黑白混烧）的窑场、窑口的性质，无法厘清两种高级青瓷产品的烧造年代及其相互关系，无法厘清龙泉官窑与杭州官窑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龙泉官窑不是“龙泉仿官”的科学合理性，无法解释南宋宫廷大量使用白胎厚釉龙泉青瓷的真正缘由等。广义的龙泉官窑青瓷产品的特征，涵盖了黑胎厚釉（狭义的龙泉哥窑产品）和白胎厚釉（狭义的龙泉官窑产品）青瓷的全部特征。

广义的龙泉官窑概念的另一层含义，是因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青瓷的窑场绝难分辨、分离，不能也极难将“黑白混烧”的窑场准确地区分出何为龙泉官窑、何为龙泉哥窑。如果将生产黑胎厚釉青瓷的窑场定为龙泉哥窑，将生产白胎厚釉青瓷的窑场定为龙泉官窑，这只能适用于那些生

产某种单一产品窑场的窑口定性，而不能适用于同时期那些“黑白混烧”窑场的窑口定性。因为那些“黑白混烧”的窑场不可能同时既是龙泉哥窑又是龙泉官窑，不可能在窑口属性上具有双重性。所以，只有将同一时代（时期）、同一窑场、同时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种青瓷产品的窑场定为广义的龙泉官窑，才能对“黑白混烧”窑场的窑口做出合理的、准确的解释，并且也能够涵盖那些生产单一品种青瓷的窑场。

（二）狭义的龙泉官窑

狭义的龙泉官窑，是相对于狭义的龙泉哥窑而言的小概念。虽然存在狭义的龙泉官窑的可能性极小，但因古籍文献和当今文博界均有龙泉哥窑之说，假设宋代存在独立的龙泉哥窑，为了与其相互对应和区分，也不妨将那些南宋时期龙泉地区生产白胎厚釉青瓷的窑场称之为狭义的龙泉官窑。与狭义的龙泉官窑相对应，便有了狭义的龙泉哥窑的概念。提出狭义的龙泉官窑并非笔者本意，主要是为了区别、辨识生产两种不同产品的不同窑场而言的，即生产黑胎厚釉瓷器的为龙泉哥窑，生产白胎厚釉瓷器的为龙泉官窑。

古陶瓷专家、收藏家在宋代龙泉青瓷器物胎色的优劣评判上，常有“重黑轻白”的倾向，即认定黑胎的“高级”、白胎的“一般”，黑胎的是“官窑”、白胎的是“民窑”。这种简单的以胎色黑白区分和鉴赏龙泉青瓷的标准有失偏颇，亦不准确。应该说，不论是黑胎青瓷还是白胎青瓷，其质量、品位均各有优劣高下，黑胎青瓷不都是官窑产品，白胎青瓷也不是没有官窑产品。

从陶瓷生产技术上说，洁白致密的瓷器胎体是最高水平，一般而言，白胎的原料选配、加工制作和焙烧等工艺要求高于黑胎、灰胎瓷器。生产高质量的白胎瓷器，是古往今来制瓷业的不渝追求。中国陶瓷发展史走过了一个从黑胎、灰胎到灰白胎、白灰胎、白胎、高白胎的过程。南宋龙泉官窑主烧的高级产品是白胎青瓷，但因受其工艺水平的限制，当时其瓷胎的白度还没有真正达到现代意义上的纯白，而是白度深浅不一，多为灰白胎、白灰胎，少为洁白胎。古陶瓷所谓的“白胎”是一个相对于“黑胎”的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白”。北宋龙泉青瓷的胎色则以灰黑、灰为主，南宋以后逐渐提高了选料、粉碎、淘洗、筛选、陈腐等工艺水平，胎色白度不断提高。到了南宋中期，特别是晚期，宫廷已经对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和龙泉哥窑生产单一的黑胎青瓷产生了审美疲劳，因而要求龙泉官窑创新品种，于是白胎厚釉青瓷便应运而生了。南宋中晚期龙泉窑进入了鼎盛期，开始生产专供御用的白胎厚釉青瓷。它不同于一般民用的普通白胎青瓷，而是白度更高、釉质更美、釉色更佳、形制更雅、工艺更精的宫廷专用高级青瓷，民间有“白胎细瓷”之称。

笔者将生产白胎厚釉瓷器的窑场定义为狭义的龙泉官窑，不是泛指所有生产白胎青瓷的窑场，而是专指具有以下特征的部分龙泉窑场及其产品：

第一，窑场是由南宋宫廷或州府建造、监烧生产白胎厚釉青瓷的专用或指定的官窑窑场。生产民用的、普通的白胎青釉瓷器的其他窑场不属于官窑，而是民窑。

第二，产品的形制、规格、数量是按照宫廷制样生产的，不得擅自改变。产品以礼器、陈设器和文房器为主，兼烧少量生活用器。其主要特征有：一是胎土配方优化、淘洗精细，胎色为白、白灰、灰白，胎体洁白，致密度、烧结度高。二是制坯修胎工艺精细，胎体较薄。三是瓷坯经一次素烧和多次施釉、多次焙烧，最终形成肥厚温润的玉质釉。四是釉色葱翠青雅，其主色调为梅子青釉和粉青釉。五是器形古朴高雅，依照宫廷来样精工制作。六是产量、品种按照宫廷需求而定，产品择优供御。

第三，品种丰富，质量极高。白胎厚釉青瓷既有大、中型器物（图68、图69），也有小件器物（图83）；既有尊、壶、炉、薰、瓶等祭祀器、陈设器（图66、图78），也有洗、盂等文房用